




宫氏 媳妇

厚仁

著



新华出版社

宮氏媳婦

厚 仁 著

新 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氏媳妇/ 厚仁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6 - 0802 - 9

I. ①宫… II. ①厚…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8865 号

宫氏媳妇

作 者: 厚仁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视域品牌设计机构

责任编辑: 唐波勇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a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照 排: 北京万书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荣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4.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6 - 0802 - 9

定 价: 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7101

目 录

小引	1	第十回	
第一回		纤指揉弦漫天云	
辽河边上宫家堡		弄茗人寰真女神	35
传奇响窑说家谱	1	第十一回	
第二回		少女浔儿初明志	
辽河冰上捕鱼郎		相士文娘相爱时	39
登高伯侄斗诗文	3	第十二回	
第三回		小文偷窥母风情	
河畔编柳人有情		相士受辱六夫人	42
京畿杏桃花争艳	7	第十三回	
第四回		相士求救找情人	
雪儿扬威练武场		慈母丢脸娇女前	46
焰火声里西元寿	11	第十四回	
第五回		相士跟踪救文娘	
何浔初入国公府		文娘平安懂相士	50
同春楼上唱曲人	15	第十五回	
第六回		六夫人惊鬼见愁	
偶遇旅伴埋隐患		辅国公临碧云庵	53
迷药麻翻两夫妻	19	第十六回	
第七回		辅国公怒休夫人	
地老虎验身何妻		左公子惜别浔儿	57
六夫人初识浔儿	23	第十七回	
第八回		浔儿机敏劝国公	
少女孜孜读经书		文娘爱女接小文	60
霹雳声声惊浔儿	28	第十八回	
第九回		八夫人争锋极欲	
春喜娘生菩萨心		悟文尼误信情敌	64
浔儿二进国公府	31	第十九回	
		亚男曾救八夫人	

悟文语失沉水缸	68	第三十二回	浔儿大悲怨自身	
第二十回		淑女恨天认何芳	115	
小尼不信坠缸事		第三十三回	八夫人天桥心惊	
浔儿察斑存疑虑	72	国公女夜戏文曲	118	
第二十一回		第三十四回	国公误撞儿女事	
小尼姑智出地窖		雪儿倔强有主张	122	
丝线头牵浔儿心	75	第三十五回	八夫人提解铃人	
第二十二回		兄弟俩迁闲院居	125	
浔儿用计取符袋		第三十六回	雪儿激怒亲生父	
丝线更疑八夫人	79	何浔规劝西林雪	129	
第二十三回		第三十七回	红妈识破八夫人	
珠江风韵海咆哮		文娘安抚外孙女	133	
船上书函公子心	83	第三十八回	国公摸清公子心	
第二十四回		夫人揣度夫君意	137	
左公子善举成质		第三十九回	浔儿惹妒藏危机	
思儿母意属浔儿	87	倩女蒙冤瑞蚌祥	141	
第二十五回		第四十回	牢房奇遇增谜团	
公子函动雪儿心		半月胎记身世情	145	
浔儿乍知公子诚	90	第四十一回	小八心急出狠招	
第二十六回		浔儿牢房探姨娘	150	
海盗原来流落人		第四十二回	国公狐仙比浔儿	
公子誓解同胞难	94	雪儿怒斥宫文翰	155	
第二十七回		第四十三回	茶乡居文曲用心	
喝咖啡大人说命		老行家指点迷津	160	
见公子督办忆昔	97	第四十四回		
第二十八回				
约翰逊别有用心				
流落人寻踪见迹	101			
第二十九回				
左公子夜斗巨蟒				
黑雨林义士遭袭	104			
第三十回				
雪夜静思远行人				
舞会喧嚣马六甲	108			
第三十一回				
栋梁身抛海之涛				
雪儿忧心人乎情	111			

茶山赋诗跌山崖		用计韬晦脱魔窟	219
求救危中遇救星	164	第五十七回	
第四十五回		弃轻生相遇文曲	
疗伤文曲识亚男		知隐情公子归心	222
爷爷原来是茶王	169	第五十八回	
第四十六回		国公恨芳儿脱身	
亚男悔说当年过		文曲敬女子情真	227
文曲巧释亚男心	174	第五十九回	
第四十七回		述民风春喜有成	
亚男钦佩说浔儿		吐情怀芳儿感恩	231
茶王重托宫文曲	178	第六十回	
第四十八回		拒宫本国公寻芳	
山路弯亚男情愫		探黑心风筝报信	234
佛光现客栈失火	183	第六十一回	
第四十九回		换人计儿女多情	
济南城蒙古馋鱼		慰芳心月琴风水	238
小鱼馆误食巴豆	188	第六十二回	
第五十回		智取月琴雪儿怒	
漩涡急文曲救友		旧情复燃女孩心	242
黄河畔五商相聚	193	第六十三回	
第五十一回		金俊归乡文翰回	
异国人各谈商道		春喜进山亚男迎	246
同春楼绝技识茶	198	第六十四回	
第五十二回		相爱必是有缘分	
文曲平乱说春喜		成仇岂可无因由	250
小八妒火烧浔儿	203	第六十五回	
第五十三回		春喜明断是与非	
何浔女智胜国公		文曲竭诚撼芳心	253
辅国公激出何芳	207	第六十六回	
第五十四回		兄弟恼文曲揭底	
宫文曲诚搭鹊桥		积怨生兴阙受气	257
做替工屈身金俊	211	第六十七回	
第五十五回		文翰防弟留后手	
何芳闲院拒国公		雪儿敢爱欲沉舟	260
弱女受辱辨禽兽	215	第六十八回	
第五十六回		真相大白女蒙羞	
求死不能病女神		陈情讯父客临门	264

第六十九回	雪儿抗拒情外男 烈女意委心中人	268	慈父定约待女归 文曲学西分产权	311
第七十回	文曲惜玉兄捍道 国公嫁女星照路	272	第八十二回 芳儿知情思探亲 贪官伏法释姨娘	315
第七十一回	国公阴施双雕计 文娘明劝小乐亭	275	第八十三回 宫杨氏难产身亡 八夫人痴迷俊郎	318
第七十二回	乐亭撒娇逗文哥 文曲知情责兄长	279	第八十四回 颜小秋受迫留种 八夫人冷酷毁信	322
第七十三回	大意暴露芳儿踪 不期假面化凶险	282	第八十五回 辅国公悉奸踪妻 三兄妹险关揽胜	325
第七十四回	文翰兄引狼入室 文曲弟瓮中捉鳖	286	第八十六回 小夫妻演凤求凰 大家长舞杀手锏	329
第七十五回	两对人怀儿女情 一双儿牵父子心	290	第八十七回 祭母墓地会文举 拜坟芳儿吟祭诗	333
第七十六回	非括浴桶女儿红 文曲大婚天地知	294	第八十八回 宫兴朝无计可施 何长生夏夜植树	336
第七十七回	雪儿伴兽国公悔 亚男瓜熟芳儿孕	298	第八十九回 昔日人别半世苦 来时心依终生梦	340
第七十八回	库伦寻人醉狱卒 仗义拍马追卷宗	301	第九十回 母女自是缘分深 求真再用桃与榛	344
第七十九回	朝鲁吐王府大喜 何尤氏以死救夫	304	第九十一回 宫朗氏探知底细 宫文曲邂逅姨娘	348
第八十回	有教头似何长生 何长生正是教头	308	第九十二回 芳儿姨娘生妙计 养父长生有良策	352
第八十一回			第九十三回 演戏就要角色像	

青砖碰头功夫真	356	生女孩爷爷冷待	370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八回	
国公病姨娘思凡		宫文曲勇斗群狼	
总兵妾细妹志坚	359	细妹子迷上小三	373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九回	
土遁出笼擒总兵		夫妻和谐婆媳睦	
渡河脱险会何叔	363	祖孙祭奠主仆情	377
第九十六回		第一百回	
感至诚姨娘复貌		储家长议事失威	
揭谜底何叔娶妻	366	宫文曲大闹祭堂	380
第九十七回		后记	386
备捕鱼二女急嫁			



小 引

诗一曰：

天下女儿知多少，富贵贫贱命一条。
风雨百年吹花落，豆蔻二月涨春潮。

诗二曰：

不似滚滚东流水，恰如离离原上草。
都说武后为人杰，我看母慈该称道！

须臾间，鬓发染霜。必须动笔了，每过去一天，这一段段往事就会多一分被彻底遗忘的危险。

从清朝兴盛时期，到军阀统治时代，从伪满政权，到民国岁月，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有余。辽河两岸，东北平原，举国上下，星移斗转，沧海桑田。

多少事件值得追忆与怀念，多少人物曾经历的痛苦与快乐！

人海茫茫，众生代代。

这篇故事，不记尧舜禹汤，已有青史万卷；不书秦皇汉武，更是千载留名！

这里要写的是，最撼动人们身心与魂魄的，最该承受人们赞颂和敬仰的，被称作女人的一群！也许她们中的一部分，并不尽善尽美，甚至有的被称之为罪人，但是这掩盖不了作为这一整体人群的光辉。

如果深究其中罪人的成因，有多少是她们自己应该承担？恐怕更多的是无奈之举。

第一回 辽河边上宫家堡 传奇响窑说家谱

时光倒流，如烟往事……

说起宫大响窑，乾隆、咸丰年间可是老辽河上下，百十里人人皆知，户户都晓的庄家院——宫家堡。

而且，它的位置十分独特。

新开河在老通江口南二十多里，有一个近乎直角的转弯。而宫大响窑距转弯处，西面、东面和北面河道都是近乎相等距离。南面是一个辽河平原



少见的树木参天的大山丘——大黑山。

据说当年选址，先是请了一个边里的满族风水先生，后来又请一个杭州灵隐寺的云游和尚，南北两个高人都看中了这宝地，才挖土奠基建宝居。

官家为这两高人各修了一座庙，修道信佛的人们当时称之为“双庙”。

七八十多年之前，辽河水患严重，十多年一次大灾，三两年一次小难。

大灾很少发生在开春时节，倘若发生，那就是桃花水泛滥。开河的冰凌声声炸裂一样脆响，上游的冰凌冲荡下来，隆隆撞击下游的冰块。过多的积冰越聚越高，在水流的裹挟下涌上两岸，一般都是局部受灾，算不上大难。

可怕的都是夏秋之交，东、西辽河、小辽河、各支流一齐发威，玉带一样轻歌细吟、婀娜多姿的河水不见了，恰似条条黄浊的巨龙在奔腾，一人多高、像面墙似的浪头肆虐平川；两岸平缓的半里地远近的沙滩不见了，顷刻间百里汪洋一片；一里多地宽的河柳林子不见了，天接水，水接天，水天相连……

每年不同河段总有小灾，人们摸透了它的脾性，早不以为然。

尽管如此，当年的官家响窑的位置却能安然无恙。因此有了“双庙镇辽河，大水不湿鞋”的旧谚。可惜的是光绪初年间，双庙同日毁于大火，一直没有得到重建。

官大响窑的第一代创建人就是官家的祖辈。初期开创叫官家堡。官家先辈祖籍山东。早年官家先辈从军，随巴勒泰四子、安亲王岳东荡平云南藩王吴三桂，之后曾被派遣驻伯力、庙街、海参崴等地戍边。

后代由于不适应远东的寒冷，辗转此地，见水美地肥，平缓舒展；有山不高，林深草密；又不似黑龙江一带严冬酷寒，决定安家定居。

官家祖辈定了各辈分取名的传承，名字中间要按规定的字，不能擅变。所谓“范”该字。每轮十代，各代排序是：兴、文、富、贵、家；振、武、强、大、国。第十一代又是一轮，再从兴字开始循环下去……这是何时开始的规矩，已经无从准确考证，传说是五代后周的官熙儒隐居不夜城昆嵛山后，对一个孙子的授意。

本支官氏既存于斯世，自当顺于斯世，且更甚于斯世。封建传统，祖上有规：香火传位，有嫡不传庶，嫡中传长；嫡无子则庶，庶中传长；家族排序，有直旁之分；受传乃直系，余皆旁系。还好，千百余年来，官家人丁渐盛，不曾出现缺人少口的尴尬。

有道是：

始祖昆嵛山，代代香火传。

开枝又散叶，流水长绵绵。

官家贵字辈曾祖太爷，家字辈祖太爷过世多年。振字辈太爷当时已经耄耋之年，官大祖父武字辈撑起家族复兴重任。之后，历经两代，官大父辈



即强字辈和大字辈开拓巩固,将家族事业推至巅峰。

宫大本名宫大可,后人们都习惯了宫大的称谓,宫大响窑的称呼有人说,就是根据大字辈而来,有的说是对有火器的宅院所言,更可能两者兼有之。按辈分推算,这意味着宫大是这个轮回的第九代。

那个朝代的东北腹地,人行三天不见村,马跑半日不遇屯。加上宫氏祖辈又有远东戍边之功,享有跑马圈地的权力。于是,老辽河小套内百顷良田几乎尽归宫家所有。宫大及其父辈,祖父辈苦心经营五十多年,鼎盛时可谓富甲一方,名扬四府。田近百垧,还有当时关东少见的水田。买卖做得那叫大,杂货交易,近到辽源州、梨树,远达长春、奉天;开山建窑,烧制青砖黑瓦,缸堰盆罐,销至新安、哲里木、科尔沁;比邻河滩,利用柳条,编筐织篓……贩到长岭、怀德、黄龙……

尤其是宫氏几代人精心打造成的院落,更是一绝。相传宫大响窑最辉煌的岁月,院墙四边二百四十丈周长。每边六十丈,隔三十丈设一座炮楼。院子里,房过千间,院套院,街环街,有如迷阵。四角的炮楼连墙高二丈四,墙净高丈八,高高低低暗布枪眼;墙厚四尺,除去一尺厚垛墙,还余三尺可供巡行;垛墙上一丈左右一个内大外小的枪眼;并养有几十炮手,扛土炮、端快枪、耍大刀看家护院。所以人们把堡子叫响窑,倒也实至名归!这都归功于宫家人祖辈行武出生,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意识。

后来证明,这的确是明智之举,清代咸丰皇帝中期以后,朝廷内外交困,无暇顾及民生太平,东北州府盗匪贼寇乘乱四起,宫大响窑的炮楼大显神威。这样,响窑的名号才越发响亮,开始的“宫家堡”也没几个人记得了。

第二回 辽河冰上捕鱼郎 登高伯侄斗诗文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转眼间又一轮兴字辈成人了。上几代打下的江山,晚辈可不怎么当回事儿。年深日久,家族分化,兴字辈时,已现端倪,直系和旁系争斗已是家常便饭。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从家到国,都是一个道理:外患生于内乱,内乱始于微渐,微渐源于利偏,利偏根于贪婪。宫氏一门既生内斗,看来家族势必必要一经没落——这也应了盛极必衰的轮回常理。

这轮兴字辈的儿子是“文”字辈,直系加旁系文字辈成人男丁十二人,加上“兴”字辈成人男丁三人,统共十五人。宫氏祖上规矩:成人男丁,就是十五岁以上男人:能传宗接代续香火的男人,能赶考争取功名的男人,能下田耕作养家的男人,能拿刀扛枪立户的男人,能走江湖做买卖挣钱的男人。家



族议事,拜天祭祖,成人男丁才有份。

上一轮国字辈“直尊旁卑”的秩序还能顺利世袭,本轮兴字辈则勉强维系。到了文字辈要掌门户了,辫子朝代朽态尽现,世道也开始蓄变。旁系很快拧成一股绳,向直系发难。旁系为首的叫宫文曲,意思是文曲星下凡,是兴字辈老二宫兴阙的儿子。

庚戌年,宫文曲年庚三十三,人长得白白净净,挺拔俊逸。宫文曲文武双全,说文的:由于粗通蒙古话、高丽话、老毛子话、东洋话、满族话和烂熟的汉话,都叫他“六国通”。他《论语》、《大学》、《中庸》……不在话下,《资治通鉴》、《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都滚瓜烂熟,八股文章在乡里县内也属一二。

这一年,宫文曲考取举人十年多了,见到戊戌年间的那场乱局,加之个人经商处境,鄙视科考……说文,宫文曲的的确确是这辈的人尖子。论武的:练过多长时间;会摆弄洋枪,百步以外打个野鸡没问题。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冬天捕鱼、编筐织篓……

当时,辽河的民歌唱道:

辽河宽,辽河长,辽河有鱼养皇上。

夏天打鱼撒大网,冬天鱼儿跳进筐。

长的三尺三,小的不当餐,放回龙宫伴龙王。

明年长成俩五斤,清水煮鱼八里香。

每到冬至后,到三九、四九,辽河可以冰上走。这时候,宫文曲一定召集族人:“冰冻一尺九,鱼儿钻进篓。”

于是,一大家子主仆不分,尊长不论,到冰河打鱼。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次冰捕。

宫文曲拨去河冰雪层,耳朵贴在冰面,闭上眼睛听一听,就会知道,今天过的是啥鱼群,应该晚上打,还是白天捞。不管白天晚上,都要在冰上凿洞。晚上要点灯笼架在洞上方。

宫文曲还能听出,那里打洞最合适。倘在那里打洞,那鱼儿总会争先恐后向外蹿,还都是大鱼,跳进柳条筐。小鱼跳不出来。知道的都服他,他也不谦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但是,也有不服气的。他的隔代叔伯兄弟宫文井,在众兄弟中个头最高。有一次冬季打洞捕鱼之前,他故意低头看宫文曲,说:“小子!都说你本事过人,我没见识多少,所以‘倒背手撒尿 - 不扶(服)你’!”

宫文曲觉得不值得和他计较,像没听到似的。旁边的人喜欢凑热闹,围过来:“我们都服气,就你不服。好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咋遛法?”宫文井双手叉腰,像座小塔,粗壮高大,瞄着宫文曲说:“我说咋遛,怕他不敢!”



宫文曲纹丝不动：“好，你说咋遛就咋遛！我输了，服你；你输了，就从今天起，蹲下撒尿不用扶（服）！要有一次站着撒尿，我就拿刀子劊了你。”

“好好，太好了！大个子，敢不敢？”众人都呼叫起哄道。

“好！咱们遛一趟老鞑子摔跤！”这是宫文井拿手好戏，所以痛快应承。

说罢，宫文井甩掉大棉袄，在冰面上摆起架势。

宫文曲还是立如青松，伸出左手：“兄弟，过来！”

宫文井小山似的晃腰摆臂扑过来，宫文曲迅速撤右腿左虚步，侧身扭胯，闪过对手；重心左移，左实右虚步；抡左掌猛劈其后背，右拳冲其小腹。宫文井没来得及叫出声，恰似一座小山，“噗”的一声倒在冰面。众人一阵叫好。

宫文曲旋身撤左步，右脚实踏住宫文井的膝盖弯，说：“你这两下子，对付三岁小孩还差不多！大家看到了，现在文井的熊样；也听到了，他方才的许诺！今后，他就是娘们一个，没有站着撒尿的份！一次违反，永世太监！”

宫文曲说到做到，真的派人跟定宫文井。事情好久没有了结，直到宫文井父亲托人讲情，长辈反复说和，宫文曲才答应给宫文井一个做男人的机会。

宫文曲能文能武，外人看他，除了持才高傲，并没有大过，年轻力壮，才学出众，应该是宫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宫氏家族给予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列举五大罪状：第一，身为旁系，不知自律；第二，不经正事，沉湎杂业；第三，至大不孝，自行婚配；第四，广为交友，不择良莠；最严重的是第五条，私交婢女，辱没家门。

这五大罪名之下，宫文曲纵有通天本领，家族内也无以施展。他是宫文阙的独苗，又不好一走了之。

这到底有何渊源？其一，宫文曲身为旁系，不知自律。具体表现在讥讽直系长辈，出言不逊。说的是光绪十九年重阳节，宫家和相熟亲朋夏天就约定仿宋唐古人，九月九要登高。

辽河平原最近的山，就是边里大黑山。边里，是清朝时对辽宁、吉林东南部山区的称呼。由于努尔哈赤起源于该山地，后来不允许汉族擅入打猎砍柴采药，那界限，就是“边”，边里，就是禁地，类似封山，表示尊重祖宗发祥之地。

宫家祖上享有军功，有进山朝拜之资。当地老百姓使用“边里”这个称呼，一直到民国结束。

一行人趁深秋气爽，淡霜未消，早早启程。

不一会儿，红日喷薄，水肃天清，朝阳璀璨。放眼西、北、正东，坦荡百里，当时大都种高粱、谷子、大豆、苞米。高粱最多，其次是谷子。高粱头已经割过，只剩枯黄的杆叶大片大片站立在辽阔的原野。东南，与天相接的影



影绰绰,起起伏伏的,就是边里,就是大黑山山脉。

车马坐骑断断续续一里多地。这当然只有男人才有份儿,女人只能安守田园。一大早出发,到了苇子沟已经天近黄昏。大家就在一个官家熟悉客栈落脚,离大黑山只有三十多里,明个儿再早起半个时辰,头半晌准到。

巧的是客栈饭馆子的窗户是东向偏南,推开糊窗纸的窗子,正好看到大黑山的身影。这代的直系长辈是宫兴朝,宫文曲父亲的哥哥,所以宫文曲叫他大伯。

这宫兴朝不知怎么这样高兴,心血来潮。看着大黑山隐约朦胧,暮色中神秘玄奥,晚霞映衬下,轻雾薄纱,斑斓绚丽。想到明天就要踏于足下,就对一屋子人说:“古人云,见景生情。老夫今天献丑,胡诌几句,请诸位指点。”

大家一看大家长有兴致,一片欢呼。

宫兴朝清了清嗓子,边想边说:

“向远看,看东南,黑咕隆咚一座山。

一座山,山一座。下头宽,上头尖。

明天向上爬,要把汗流干,汗流干,顺坡用力攀。

爬到山顶,头顶天!”

人群中大多都叫好起来:“老爷子有气势!”

“不愧是一代当家人!”“气吞山河!”

听到赞誉,宫兴朝摆摆手:“听下文,下文!”

大家又静下来,听到:

“黑咕隆咚一座山,鼎鼎大名大黑山。

有朝一日倒过来:上头宽,下头尖,

像把折扇,手里端。明天向上爬,

上一个,掉一个。上两个,掉一双。

若是上三个,准掉一对半。敢上五个是一串……”

这时候,十六岁,刚考上秀才的宫文曲突然站出来,接过大伯的话头:

“一串一串全完蛋!”

满屋的人没有一点音响,都不知如何是好。

宫兴朝踮到儿子跟前,狠狠给了一巴掌:“菜巴疔子(方言,指愿意接别人话的人),成不了大气候!哪儿都有你!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东西?”

宫文曲不服气:“凭啥打我?大伯也是凑趣逗乐,我也是接口对缝,我错在哪里?”

“还狡辩,错在哪,你说错在哪!”宫兴朝说不出话来。

“我告诉你!”宫兴朝大吼一声:“你出言不吉,毁了大家伙的兴致,败了众亲朋的雅兴,销了好端端的行程。有你的恶言在先,那个还敢去找死?打道回府!”



“说我出言不吉，你呢，你老说啥了？——‘上一个，掉一个。上两个，掉一双。若是上三个，准掉一对半。’一样的话，从我嘴里出来是不吉，从你嘴里出来就是吉言？”宫文曲毫不退缩，大声争辩。

宫兴朝说：“不错，我是这样说来着，你可知道下一句我说啥呀？”

“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也是气急，宫文曲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这辱没斯文的败类！”宫兴朝一辈子没受过这个，气得哆哆嗦嗦，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要说的是——敢上五个是一串，下面——

一串一串缠青山，宫家个个是好汉！

不过，好汉，你宫文曲不算！”

从此，第一条大罪压在宫文曲的身上。

第三回 河畔编柳人有情 京畿杏桃花争艳

一场好戏没唱成，宫兴朝气恼也属正常。但是，他开始轻视，甚至蔑视侄儿了。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就考上光绪十九年秀才，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远近乡邻都说文曲将来定当大任！让族人都有敬畏之心，尤其是旁系，都感到荣耀！

宫兴朝也不例外。但是宫兴朝不同别人，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如果是文翰有这样的才学多好！文翰啊文翰，连个秀才都是捐来顶名的……没个有功名的人，家族没面子，还得让宫文曲科考，又怕……真是矛盾！

苇子沟客栈事件之后，宫兴朝长了许多自信。逢人就讲：“文曲那小子不过如此。我两句顺口溜，他就‘顿顿吃淡饭——无盐（言）以对’！我能像他一样？被人猜中满腹经纶、风云乾坤？嫩，嫩，太嫩！傲，傲，太傲！总而言之，‘油梭子发白——短炼’（指缺少历练，东北歇后语）！”

很早开始，宫兴朝就对宫兴阙说：“子不教，父之过！看你那小子，一天天的，不求上进，罢学拒考，张罗打鱼、张罗编筐，就是不趁早张罗个媳妇！让你这支绝户啊？”

在大哥面前，宫兴阙绝对不敢有二话，唯有点头称是。宫兴阙原本就是老实人，从小腿就有毛病，走路一踮一踮的，在同辈兄弟中人称“老面瓜”。偏偏就是老面瓜的儿子，一改父亲的风格气质、品性天资。这也是老天公平。

宫文曲的第二大罪状，是不经正业，沉湎杂务。在需要打鱼的时候，用他聚众出征、冲锋陷阵；可是一旦仓储冻鱼堆得像座小山，就成了非正业，就是玩冰戏雪。



平时在家，宫文曲从不以少爷自居，和租户、门房、家丁……平等相处，说笑随意。他没有亲兄弟姐妹，所以对这些人，老的叫叔伯姨姑，爷奶舅姥，少的称兄道弟、呼姐唤妹。

最让宫兴朝看不上眼的是，在入秋时节，河柳长成，水分相当，编织最合适之际，割河柳、编筐篮的时候，宫文曲和那些老娘们混在一起，成天埋在一人多高的林子里钻来跑去。

也巧，光绪二十三年秋闱，宫文曲被逼回乡考举人，抽空参与几年来没机会做的“杂事儿”——割柳编筐。

宫兴朝在割河柳的时候去巡视时，割柳人都没在茂密的林子中央，只见到林子深处的摇动，听到传来的阵阵女人的笑声。宫兴朝呸地吐了一口，对账房老九说：“你听听，这声声浪笑！是不是‘狗起秧子猫叫春’？这个宫文曲，可惜了名字！回来就鬼混到里面！”

的确，收河柳，编筐篮，宫文曲喜欢，他手下编出的篮子，最耐看。别看就是那几根柳条，谁都可以把它们拧在一起，都可以编成筐形篓状。仔细品品，其中的差别不言而喻：是浑圆自然呢，还是长棱蓄角？是一气呵成呢，还是断头相接？还有不可言喻的灵气……

别人编的“活儿”，放在一起，看不出高低上下，是“大嫂娘们——一个样”。只要将宫文曲的“活儿”放进去，立刻让人眼前一亮！原来，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小柳条，可以如此变化万千，更难得如此精湛传神！

那些女人经常说：“看文曲少爷那双手，和别的男人的手没有两样，粗粗大大，厚厚实实，咋会比女人还巧？”

有的说：“不是文曲星下凡，是织女星还俗吧？”

马上会有人接过来：“不对，打枪、种地、捕鱼，男人的活他也样样精，不是织女！”

“是爷们儿——牛郎星！”一个女人撇嘴说。

“你咋知道的？”另一个女人马上话外有音。

“你看嘛！他喉头长疙瘩。”撇嘴的女人说。

“别争了，这件事儿，还得听咱过来人的。”自称过来人说：“看男人看啥？要看种子成不成，种地行不行！”

“哈哈……”大笑阵阵，在柳林梢头回荡，传到高高远远的天空……

从考上秀才起，宫文曲就往外上学、闯荡，也打理自家和家族在外地的生意，北面接触过俄罗斯人，向东结交过日本人、高丽人，西面有蒙古朋友……京城里一呆就是几年，所以接触过官学民商、兵匪僧艺各种人，也学会了一些外国话，因此成了“六国通”。

外面的天地真大，宫文曲见识多了。对割柳女人人们的作为、笑语，他全不在意，他认为这是人的真实生活。宫文曲来割柳，他是来享受，享受辽河



的一切。

宫文曲喜欢割柳；他更喜欢的是辽河，辽河上的幽蓝天空；辽河的沙滩，沙滩中的晶莹彩石；辽河的柳林，柳林里自由的野鸭。

虽然有时，玩疯了的女人也曾把宫文曲的长辫子拴在柳条上，大家笑做一团，他也不恼不气，一样嘻嘻哈哈。其实，宫文曲并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宫文曲躺在沙滩，凝视天上轻薄的云飘，聆听河水愉悦的流淌，品味鸟儿婉转的啼鸣。

更多的，宫文曲在想着京城的何芳；想着现在不知身在那一方天下、那一块土上的何芳的父母……

听着人和大自然给予的音律，看着老天爷赏赐的风光，想着与何芳发生的缠绵波折的挚爱，宫文曲醉了。天上行云无声，可宫文曲听出了是何芳的琴声；沙滩彩石无语，可宫文曲听出是何芳的笑声；而那流水的潺潺的鸣响，宫文曲听出是何芳的歌声。

何芳，就是这个何芳，和他的两大罪名相关，即至大不孝，自行婚配；私交婢女，辱没家门——两罪完全可以并在一起。

……

男也好，女也罢，一枝花，十七八。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十七岁的宫文曲正值好年华。他是县里最年轻的秀才之一，人人都说他少年得志，前途似锦。一开始，他当然也是踌躇满志，欲大展其才，官场仕途，有势在必得之意，宫兴朝的看法，他全然不在心上。

宫氏家族那个时候，在关东已数代相传，有些年轻族人难免滋生外出闯荡之心。家族迫于压力，也有意对文字辈多加“栽培”。宫兴朝实际心理矛盾，想文曲科举高中，又怕高中，颠覆他的直系权威！表面上不断督促他科考，实际上希望他分心！愿意经商，就去吧！

确实，家乡毕竟是闭塞蛮荒，奉天等地不如京城。京城世交安亲王后裔，唯一被封世袭辅国公的昆奇之后，和宫家一直没断来往，并曾约世交宫家能来京城置办房产。桥通路平，水到渠成。无后顾之忧，就让直系文字辈老大，二十二岁的宫文翰带叔伯弟弟宫文曲到京城见识见识，说是求学拜名师，重在物色房产投资等商务事宜。

安亲王死后几年，因故被降为郡王，后代又曾贬为贝子，屡遭不测，大多未被封爵。可谓世态炎凉。那时，许多攀高枝的旧部，甚至至交，都渐渐疏离。可是宫家没有一丝一毫变化，好像没看见亲王家族的沉沉浮浮。年年有参拜，月月递书函。

只要是原安亲王之后，不论封爵与否，有到奉天拜谒故宫的，不要说是本家，即使是远亲、好友，只要一纸相告，宫家都前去相陪，倾力侍奉左右。代代如此，尽心竭力。亲王后裔亲朋提到关东宫家，都赞不绝口。所以，这